

人物传记

《约翰·牛顿小传》

第三章 邂逅了玛丽

约翰牛顿辍学之后，即从一七三六年至一七四二年，也即是从他十一岁开始，好几次被他父亲带上船，锻炼他习惯航海生活。他于是游历了不少商埠。

一七四二年，约翰牛顿刚满十七岁，由于长期被父亲带上船，四处逛码头，也就缺少同龄的朋友。那年冬天，牛顿船长航海归来，船只停在英国港口密德尔堡（Middleburg）。牛顿船长觉得是时候结束颠沛流离的航海生涯；就在皇家非洲公司（Royal Africa Company）谋得一高层职位，并全家搬迁到英国首都伦敦居住。

牛顿船长在京城任职之后，又拜托一位在利物浦（Liverpool）的深交约瑟孟尼斯提（Joseph Manesty），为他的儿子找出路。约瑟孟尼斯提觉得在牙买加（Jamaica）从事黑奴买卖和甘蔗种植有利可图，认为约翰牛顿只要在牙买加的庄园担任黑奴的监工若干年，而在三十岁之前，成为一个熟练的种植者，然后在牙买加岛上购置物业，就可以成功地挤入上层社会。约翰牛顿对这项差事非常满意；在他前往利物浦搭船前往牙买加之前，他有几天的空档。恰巧在那几天，牛顿船长吩咐儿子到梅斯敦（Maidstone）办一点事；而正好在这之前，住在漆咸（Chatham）的卡勒特夫人（Elizabeth Catlett）曾写信给约翰牛顿，若他有朝一日路过漆咸一带的时候，卡勒特夫人盛情欢迎他到他们家里住几天。卡勒特夫人的夫婿乔治卡勒特（George Catlett）是漆咸（Chatham）地方的海关官员。

原来卡勒特夫人有一件未了的心事，即在十年前，当约翰牛顿的母亲病倒在卡勒特夫人家里时，她眼看病情急转直下，在临终之前，曾与卡勒特夫人有一个默契，即在约翰牛顿长大之后，尽力撮合他和卡勒特夫人的大女儿玛丽（Mary）的婚姻。

自从牛顿船长有了继室之后，卡勒特家和牛顿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淡漠和疏远，互不往来。但是，牛顿船长的前妻十年前临终的托付和遗愿，一直深烙在卡勒特夫人的脑海中，挥之不去。

一七四二年十二月，当约翰牛顿初次造访卡勒特一家的时候，他一邂逅到方龄十四的玛丽时，就一见钟情。

从此之后，约翰牛顿对玛丽的迷恋，一直支配着他的一生，一直成为推动他往前迈进的力量。即使在他信主之后，他也往往祈求神，让神的爱主宰他的全人，让主在他的心中居首位，不让玛丽篡夺了主应有的地位。

约翰牛顿这样供述：“当我后来变得对一切属灵的事无动于中、麻木不仁，甚至对于一切良心的控告，充耳不闻；然而我对玛丽的感情却始终没有改变。容许我坦白说一句，在我紧跟着的七年中，虽然经历了各样的悲愁和哀痛，我仍是不断地思念着她。”

当约翰牛顿邂逅了玛丽之后，他再没有兴趣航行到遥远的牙买加，他不甘愿在那里花费漫长的四、五年的时光；所以他就刻意错过船期。他原本打算在卡勒特家逗留三天，结果一住下来就住了三星期，这样就错过了前往牙买加的船期。当约翰牛顿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和继母的震怒和不满，就不在话下了。

牛顿船长，只好另托一艘商船的船长，雇用约翰牛顿为普通船员；约翰牛顿于是随着另一艘商船，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（Venice）”

约翰牛顿身为一个普通的海员，在一群腐化堕落的海员的薰染下，很快地就和他们同流合污。他开始时还没有彻底地、全面地放荡和放浪形骸；到了他在童年时从母亲所领受的教养和对神的信念消失后，他就可悲地走上了对抗神、叛逆神的歧路了。

虽然约翰牛顿的心远离神，神却仍然爱他，更在这关键的时刻，藉着一个异梦，来挽回他、警告他。

他梦见轮船在夜间停泊在威尼斯港口，正轮到他值班，他独自一人在甲板上来回漫步。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来到他跟前，手指上戴着一只戒指，戒指上镶上一颗宝石，在月光下闪烁发光。陌生人对他讲，小心地保管这只戒指，你就会成功和喜乐。假若你遗失这戒指，或者你丢弃这戒指，你将会十分悲惨和愁苦。约翰牛顿遂即戴上戒指，并表示谢意。陌生人蓦然消失，约翰牛顿继续在甲板上巡逻，深信自己能长期持有这戒指，好把未来的幸福和喜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

想不到，又有第二个陌生人出现，此人长相邪恶，面目可憎；第二个陌生人对那戒指意见多多。当约翰牛顿谈及戒指具有神奇的力量时，第二个陌生者讪笑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然后他用各种逻辑去支持他的判断，并催促约翰牛顿把戒指扔掉。

在梦中，约翰牛顿和第二个陌生者争论，直至那人采用各式各样的嘲笑和讽刺，引起约翰牛顿生疑。他既心存怀疑，就感到羞耻。约翰牛顿于是不再相信第一个陌生人所说的，竟把戒指扔进海中。转眼之间，在威尼斯的远处，阿尔卑斯山（Alps）一带，冒出大火，仿佛地狱的炼火在焚烧。这时他深感懊悔，神对他的怜悯，都由这只戒指来象征，由于他的无知，他竟被神遗弃了。在梦中，正当约翰牛顿忏悔的时候，第一次向他显现的人又来到他跟前，诘问他陷入痛苦和绝望的原因。约翰牛顿据实以告，供认是他断送了自己的前途，根本不值得原谅和宽恕。第一位显现者责备他的轻率，但宽恕了他，并潜入海中，捞出那只戒指。当那只戒指被带上甲板上，环山的炼火迅即熄灭，那试探者也悄然失去踪影。约翰牛顿要求取回这只戒指；但那恩人说，假若由你保管这戒指，你会再度遗失它；当你确实需要它时，我将为你带回来。

约翰牛顿得了这个异梦，醒后战栗不已，有三天之久，他睡卧不安，吃不知味。当商船驶向西班牙的时候，他有几星期谨慎自己的言行；但在1743年十二月，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，他已经忘记了异梦对他的警诫，他再次沉沦在犯罪作恶的生活中。

当约翰牛顿航海回来，他向父亲提出，要再度访问卡勒特一家人的时候，他父亲并没有反对。但牛顿船长警告儿子，由于法国和英国交恶，预料不日会有战事，坚持约翰牛顿要按时回家，以便准时登上另一艘商船；他一旦出海，就不致被强制募兵。

约翰牛顿于是再次到卡勒特的家里，再次对玛丽依依不舍；只是由于他经济上未能独立，他不敢轻率地向玛丽求婚。约翰牛顿既被玛丽所吸引，再一次耽误了船期，丧失了父亲牛顿船长为他谋得的另一职位。当约翰牛顿回家时，他的父亲向他大发雷霆。

无所事事的约翰牛顿，忘记了父亲对他的警告，闲荡到海边，被夏威克（Harwich）战舰上的海军上尉鲁芬（Thomas Ruffin）识破他是一个适龄服兵役的、有航海经验的水手，就把他强制性地征募入海军。

约翰·牛顿被强募入伍之后，曾向父亲牛顿船长求救，希望父亲可以向军舰舰长交涉，恢复他的人身自由。可是那时英国正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，国家处于非常时期，牛顿船长不敢徇私忘公，只能向舰长贾达勒（Philip Carteret）进言，希望舰长善待他儿子约翰·牛顿。贾达勒也不负所托，升任约翰·牛顿在甲板上任副官（Midshipman），候机升任他为海军少尉。

约翰·牛顿升任副官之后，就趾高气扬，得意忘形，轻视和嘲笑曾和他同过艰苦生活的其他水手。这时约翰·牛顿结交了船长的书记米契尔（James Mitchell），米契尔是个无神论者。他受米契尔影响，读了沙夫特斯伯里勋爵（Lord Shaftesbury）的《特性与狂想》（Characteristics and Rhapsody）。这些无神论的思想误导了约翰·牛顿，使他对神失去信心。由于他离开了神，背弃了神；他的行为败坏，堕入了罪恶的污泥中。

一七四五年初，夏威夷号战舰停泊在斯匹赫德（Spithead）；二月二十三日，编入一艘旗舰沙得兰号（H. M. S. Sutherland）统率的舰队；整个舰队是由司令员波各（George Pocock）指挥。航行三天之后，舰队遇上风暴，只好到陀尔湾（Torbay）暂时避风。第二天风向转变，司令员波各下令舰只再度出海。结果舰队遇上更强烈的风暴，有几条船触礁，船身严重损坏，司令官波各于是下令所有舰只避入普利茅斯（Plymouth）海港，进行维修。

夏威夷号停泊在普利茅斯期间，约翰·牛顿听到一个消息，说他父亲正在陀尔湾，约翰·牛顿由于不愿随船到东印度群岛（East Indies），那意味着他将有五年见不到他心仪的玛丽，他就萌起逃避兵役的念头。他心想，假如他能前往陀尔湾找到父亲，父亲将会为他找到一份更好的差事。

一七四五年四月初旬，约翰·牛顿被舰长贾达勒差派到一艘补给船艇上，去监视其他船员，防备有人乘机潜逃。但是谁料到被舰长信任的约翰·牛顿，竟然有负所托，自己作了逃兵。

当约翰·牛顿走到距离达特茅斯（Dartmouth）不远时，眼看不久就要见到父亲之际，他被一小队海军纠察人员截停，把他视作一个逃兵，押解回普利茅斯。

舰长贾达勒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，一个被信任的副官竟然辜负了他的信托，立刻把约翰·牛顿贬为普通水手。此外，约翰·牛顿又受剥光衣服，加以无情的鞭打，他背脊上留下一道道九尾鞭的鞭痕。

当约翰·牛顿因着父亲的说项，被贾达勒从水手晋升为副官时，他表现得非常嚣张，得意忘形，瞧不起原来的同辈水手们；如今他被打回原形，那班水手们也不耻于他的忘本行为，拒绝与他为伍。约翰·牛顿的孤单是可以想像的。但有一件事是约翰·牛顿所不知道的，就是他父亲牛顿船长其实已经疏通了海军司令梅理（Admiral Medley），会把他与另一商船的海员交换。他的冲动，不适时的逃避兵役，使贾达勒舰长有充分的理由，不答允海军司令梅理有关交换人员的请求。他父亲牛顿船长为他所作出的一切努力，终于徒劳无功。

一七四五年四月九日，当约翰·牛顿随着夏威夷号战舰航行到东印度群岛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充满着仇恨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大伤害；而舰长贾达勒也不曾原谅他。他对贾达勒的仇恨升华到一个程度，他甚至动念要谋杀舰长；隐约间，他感到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阻止他进一步作出愚蠢的事来。

夏威夷号停泊在马德拉岛（Madeira）几星期，即接到指令，要该战舰启航横渡大西洋。

一七四五年五月九日，他再次经历到神在冥冥中支配他的一生，有一件事发生，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和方向。那一天早晨，他懒睡，不肯按时起床，一位副官用小刀割断吊床的绳索，使他连人带床跌落地上

，他不得不上到甲板服役。

在甲板上，约翰牛顿看见有两个船员，从一艘在非洲几内亚（Guinea）注册的商船柏迦苏斯号（Pagasus），乘小艇登上夏威克号；而舰队司令官波各（George Pocock）亦有手令，吩咐夏威克号舰长贾达勒，同样要交出两名水手，送上柏迦苏斯号，作为交换。

约翰牛顿听到这个消息，就恳求贾达勒把他换出去。贾达勒上次在普利茅斯，悍然拒绝海军司令员梅理有关交换人员的请求；这次竟然轻易地答允了约翰牛顿的恳求。约翰牛顿终于脱离了苦海，登上了几内亚注册的商船柏迦苏斯号。